



张承志

著

牧人行歌

中国盲文出版社



牧人行歌

张承志 著



中国盲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牧人行歌/张承志著. —北京: 中国盲文出版社, 2007. 7

ISBN 978-7-5002-2544-7

I. 牧… II. 张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87093 号

牧人行歌

著 者: 张承志

出版发行: 中国盲文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城内街 39 号

邮政编码: 100072

电 话: (010) 83895215 83896965

印 刷: 北京文海彩艺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×1092 1/20

字 数: 172 千字

印 张: 12

版 次: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02-2544-7/I·442

定 价: 22.00 元

此书盲文版同时出版

盲人读者可免费借阅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目录

卷一

草原之梦

- 2 青春肖像
- 5 午夜的鞍子
- 8 危险的生命
- 11 二十八年的额吉
- 25 牧 人
- 33 春水泛滥时
- 40 狗的雕像
- 52 金芦苇

卷二

天山深处

- 62 凝固火焰
- 74 正午的喀什
- 91 从大坂到鱼儿沟
- 98 达坂城的寒夜
- 102 叶密里的小姑娘
- 109 夏台之恋
- 125 莫合烟与我

目录

卷三

心在高原

- 134 北方的河
- 135 心上关山
- 147 北方女人的印象
- 153 最净的水
- 158 北庄的雪景
- 164 大河家
- 168 雪中六盘

卷四

异国之神

- 172 北马神伤
- 183 自由世界的一天
- 197 日本留言
- 207 撕了你的签证回家
- 214 绿风土
- 220 木石守密
- 227 神不在异国

卷一

草原之梦

青春肖像

午夜的鞍子

危险的生命

二十八年的额吉

牧人

春水泛滥时

狗的雕像

金芦苇

青春肖像

那时我们全队知识青年每人摊三元钱，合伙买了一台海鸥 203 相机。北京东四东口的燎原照相器材店里常有处理胶卷，我们买那种只有两毛五分钱一卷的一百二十卷，带到草原上，给牧民们拍，给自己拍。

如今感谢那台相机和那些便宜胶卷，它使我们青春作伴的朋友，使那么年轻的自己，留下了自己的“青春肖像”。

我们四个人各自骏马长竿、乐不可支的那张群像，当年就挂在知识青年包的哈纳墙上。多少来客看了都不禁赞叹，尤其对唐的那根其长无比的马竿。唐、蔡、我三人都是扒上正式被批准的知识青年们坐的大卡车，一路潜伏，强行插队草原的。我们是同班同学，蔡是原来的班长，唐是学习委员，所以到了草原依然由他们领导。徐是另一个同班同学，后来撵到内蒙古，加入了这张集体照。在知识青年立包接掌畜群的日子里，我们实行帮派集体内的共产主义，共吃、共穿、共欠债，连裤衩都合着装在一个面口袋里，隔些天就由掌权的唐扔给每个人一条干净的。

一九六九年夏秋还没有流行伤感。那时当牧民骑快马，心里美

滋滋的。不过傻笑是一种表面现象,我们的深处即使在当时,也在发生着剧烈的动荡。后来傻笑和大多数知识青年一样,土崩瓦解了;那动荡直到今天,也许还在剧烈地继续着。

另一个伙伴是李,他口齿笨拙,但异常真挚。可惜那个照相的下午他没有穿上那件褴褛的红袍子,跨上他的淡黄马。他的袍装照很少,命里务农——后来辗转回了老家,在蓟县农村立起了自己的庄户院。

我常去他的庄户院玩一趟。有一年冬天,满院都是新收的玉米,金灿灿的十分好看。我们坐上半夜,从草原旧事扯到文坛趣闻,把已久的友谊修整一番。

我自己的“青春肖像”更要赞美真主。同一天,同样的乃林戈比草滩,同一个根本不会照像只会遵命按快门的女生,同样地每个人都嚷嚷要来一张“戈里高利”(当时正看从北京带来的《静静的顿河》,没头没尾中间的第几卷,有一张插图是戈里高利正在草地躺着。“别人都去打仗了,我却在这儿放马”)——而唯有我这张绝对第一。它使我又得意、又满足、又奇怪、又沉思,到现在我都没有弄清楚:为什么这张照片这么棒呢?难道我的以前,真的就如同这张肖像么?

不不,不完全是。但没有必要追究;这是我青春时代的一瞬,这是我历史的一页,也是我取道选择的姿态。是的,我用这样的姿态和性格,后来更不在乎、更富挑衅地迎接了社会。

不知是上述这种生活姿态,还是这张照片本身感染了孩子,女儿在九七年随我回草原时,也依样照了这么一张像。

她穿着草原为她准备的、崭新纯缎的袍子、崭新漆黑的侧扣马靴,束上崭新的粉绸腰带。她牵上家里的黑马,在浓绿发蓝的马镰草

丛中斜斜躺下，模仿着三十年前爸爸的姿态，拍了一张她的《法蒂玛与黑骏马》。

照片洗印出来以后，她却不满意。她嫌自己的这张没有爸爸的那张好。我说那当然，你的最好的照片只能在属于你自己的生活中产生。她又问那属于我自己的生活在哪儿呢？我说，别着急，会有的。

而我却很满意她的这张黑马照。似乎有了这一张，我的那一张才算形成了一组，才不会成为一个难以置信的偶然。

午夜的鞍子

插队四年，我们有整整一本鞍经。就像我们忍着不去批评那些关于马的轻薄谈论一样，我们从不多说其实更珍惜的鞍子。而四年里听惯了摔人碎鞍的故事，好像知识青年的鞍子特别脆，有的人可能插了三年队碎过四五盘鞍子，奢侈得可憎；也有的人，一直到离开草原时那盘木鞍还完好无恙。

.....

我的鞍子一直没碎。虽然也饱经踢摔，但它直到最后还是那老样子：不漂亮也不难看，白铜鞍条，白铜鞍钉。特殊的是两块鞮皮硬过生铁，怕是用牝牛皮做的。它大致能算多伦式，但后桥微翘一些，骑惯了觉得屁股被紧卡着，心里踏实而放松。

像年轻人不能体味生命的蓄量一样，也像蒙古谚语“新马不懂长途”里描写的那种新四岁或新五岁骏马一样；我作为我那盘翘角多伦鞍子的主人，却并不知道这鞍的硬度。

在接近四十岁的时辰回忆十九岁那少年轻骑的具体往事，即使我有奇特的记忆力，也毕竟很困难了。我恍恍惚惚记不清那些摔下鞍桥、重重砸进厚厚草地或雪地的影子。顶多只有一丝感觉；觉得浑

身骨头摔得现在还疼，但又觉得硬土硬石的草原又深又软，在那儿是不可能折臂断腿的。纵使每年都有数不清的牧民残废，正骨郎中在草地上醉醺醺串荡着，令人憎恶又受人崇拜——但那时的我从来不相信我的骨头会折断，就像我从未留心的、我那盘忠实鞍子从来没有裂碎一样。

.....

那一定也是在一个五月初夏天气诡异的日子里，我第一次卸下鞍皮打量了我那架鞍骨。那木头纹理狰狞而坚密，看得见一株老柏树的苍劲姿影。那种老柏树不像窗外冷漠的水泥沙漠上的怪物，那种老柏树躯干已经炼成钢铁，脉管却输动着活力的绿色。柏丝纹缠绕纠绞，我恍然大悟了：马蹄可以踢得它丝丝开扣，但绝不可能踢散它的热烈内里。

其实，它已经裂缝累了。

我震动地看着一道道黑裂的缝隙，吃惊它为什么不在那一次碎掉了事。有一道黑缝上还粘着新鲜的木屑，我知道这是前几天那次落马：我懒得系肚带撑竿上马，轰羊回来时我顺手甩了一竿套羊。羊逃了，驯熟的白马自己猛转身去追，我无所谓不可地随着举起竿子。拐一个急弯时，鞍子嗖地滑下马脊，我和没系肚带的鞍子一块摔到马肚子下头，左手无名指还勾着缰绳。

后来留下的纪念只是一根指头的小残疾——它使我学不成吉他弹唱了，但我不知道，我的柏木鞍应该在那个可悲瞬间里绝望地、清晰地响着裂开。

还有几道醒目的些的裂纹，我都能大致判断它的忌日。一名牧人骑马史的经历，原来只是刻在不见天日的内里，隔着炫目的美丽银

饰,或者白铜饰。

记得那一天我初次心情沉重。在毡包里昏黄的油灯下,我默默地把揭开的鞍皮又裹紧,把一颗颗银扣子和白铜花钉牢。我一言不发地收拾着,包外漆黑的五月之夜里,微闷的气浪带来羊群不安的反刍声。我用羊油勒亮了每一根皮梢条,用破布把银铜饰件打磨得雪亮。在磨旧了掀开一角的小鞞边上,我小心地缝了三针。我又修理了马绊和鞭子,一一把它悬系在鞍上。我把鞍子举起,穿上一根圆木,把它悬挂在毡包的哈纳墙上,然后久久地凝视着刚刚开始的热夜。

危险的生命

命,究竟能忍受怎样的限度,是个古怪的,但也是个原初的问题。

在蒙古的阿拉杭盖,我看见了大自然对这问题的应答。那里是一处火山,我在散文《美女和厉鬼的风景》中把它称为鬼。它有“黄狗地狱”、“黑锅山口”等等一套恐怖得令人厌恶的地名系统。我猜那次火山爆发——那次恶的大喷发中,绝灭的太多了。草原和大陆都土崩瓦解,甚至连土壤都消失了。取代那一隅世界的是铁牙般的硬化熔岩,封闭千百里的炼渣壳,还有一个黑森林的地狱入口。

8

但是又不该跨入黑锅火山。它毕竟仅仅是茫茫草海中的一处火山而已。可以走近或离开它,可以看到它精疲力尽的边缘。不是它烧光和吞噬掉了北亚草原,而是亘古以来的大草原包容了它——看着这样的景观,很像琢磨着一个哲理。人的心张弛着,既紧张又平静。

值得反复地描写的是火山口漆黑的斜壁上那一株株黄叶。真是美得令人心惊。风吹过时,那如金箔似的黄叶抖着,反射着耀眼的光。在黑洞洞的烧得铁硬的砾石斜面上,它们的根扎在哪里,它们若跌落折断会堕落到多深,不降雨时它们靠什么生存长大,这些细节是

无法从哲人般的北杭盖获得解答的。

难怪牧人们如此恐惧。祭敖包是一种不易解释的行为，而火山敖包对住在乌珠穆沁那样的肥美草原的牧人来说，更是无法想像。怀着祈求春雨祈求一羊双羔的善良愿望的老实牧民们，当他们看见马儿惊怕得后退，当他们看见步步逼近八面合围的狰狞黑牙时，他们不知怎样祈求了。

我看见一个骑黄膘马的喀尔喀老人。他朝一坯黑焦渣上摆奶酒瓶子，那瓶子放不稳。他的胡须和双手剧烈地颤抖着，当瓶子好不容易竖立在那砾石渣上时，他不顾一切地跪下去，匍匐在地。

瓶子倒了。跌下石渣块，在下面一块奇形怪状的石头上碎了。砰地一声，瓶子碎得像夭折了一条命。奶酒刹时间渗进了黑色的焦土，像无谓的流血。老人哭了起来，我不知后来他怎样离开，因为我不能再看下去。

就在那天，就在我急忙离开那个喀尔喀老牧人转过山脚以后，我突然看见了那些金叶子树。

真愧得很，我连那是什么树也没有弄清楚。树干笔直，有些像杉，叶盖呈一点伞形，也许是什么松。我只是记住了它们满身披着的、簌簌抖动的薄薄金叶。

我尝试走到了火山口的边缘上，但是我没有敢顺斜坡下去，朝下面的深处探险。一步踏动了那笔直下滑的黑渣，我猜会一直摔进无底的地狱。那时我暗自嘲笑过自己的软弱，我大声地吼过一声。可是，就像冒险和正义经常有着限度一样，我最终没有能迈出那自杀般的一步。

如果换了美国人，大概他们会周密地计划买好直升飞机，安排好

救护队、摄制组，甚至征集一对志愿在黑洞火山口结婚的男女，最后安全而无耻地“下去”。他们会在获得数据、新闻、刺激和出名的机会后，再得意洋洋地离开黑锅火山，扔下遍地的口香糖纸、可乐罐和牧人们献上的祭品作伴。

我不那样干。

我也不愿像喀尔喀老人那样落泪。我只是苦苦地思想着那长满薄薄金叶的树，猜测它们怎样在极限的危险中获得生命。我找不到结论，那斜斜倾泻直下地心的黑烧烬实在黑得深不可测，那黑烧烬中挺拔直立的金叶树又实在太明亮了。

以前我只是对它的美赞叹过。如今我要寻找它存活的原因。活着，而且美，又是在那样的险境之中，三者之上应该有一个什么。

关于阿拉杭盖，我不会再写了。那儿于我是彻底的异乡。我只打算记住那些树，保留这一个印象。

或许，这个印象应该用画或摄影作品记录下来再传达给朋友和故乡人，或许这种印象只是少数人才需要的。但是，关于生命存在的处境问题，特别是关于生命、处境与美的问题，对今天的中国是急需的——至少我是这样考虑的。

在黑锅火山，除开那种金叶树外没有其他生物存活下来。这偏激地证明着一个观点：美则生，失美则死。

二十八年的额吉

额吉去世的消息，是偶然听到的。我们去找一个来北京看病的牧民，找到昌平农村的一家小旅馆。问好笑闹着，我顺口问候额吉，可是话出口时，我把“额吉她好么”问成了“她还在么”，话出口时我觉得自己脸色变了。在他谨慎地讲出来以前，第一眼看见他的神情，我就明白了。像一口气被突然憋住了一样，直至午夜回到家里。

在桌旁坐下，心里空空的。去年冬天我居然毫无感觉。窗外洞黑，一股难忍的愤怒席卷了我。我望着黑夜，遥远的草原猛地逼近眼前。我不能再耽误，我已经使她失望。像又被抽去了一根骨头，单薄的感觉那么清晰。

十几天后，我到达了乌珠穆沁。

绿海般的大草原依旧荡漾起伏。像是抚慰，二十八年，我凝视着想道。这个数字也叫人吃惊，已是与她结识的第二十八个年头。

就这样，不可思议地心又倾斜了回来。次年夏天，我带着孩子，又千里迢迢奔赴那座拥挤的破毡包，住了一阵。嫂子抢在前面，挡住了我的教法。她要求孩子喊她“额吉”。一时我有异样的感觉：在我

的失了准头的眼里，嫂子永远只是额吉的儿媳，也永远只是个少妇。

这些年岁月轮回得飞快，转眼一年，又是一年，二十八年在眨眼工夫里变成了三十年。我不仅应该承认嫂子的意识，而且必须承认算术：我已经和当年的额吉同龄。那么还要追忆么，在这无情的时代，在这干旱的旧日营盘？

—

我好像写过，我写你写得手都酸了心都累了；我好像狂妄地说过，我要把额吉这个词输进汉语。但是我并没有听到过你的回答。相反，我却不止一次地听到过一种追问，它在问出之前已经带着挑衅的怀疑。它没有从我的笔下读出照例该有的刺激，没有发现应该丑恶的现实。我则经常勃然大怒，记不清多少次驱逐过来客，多少次出口伤人。是我写得太甜么，是我在我的草原写作中美化么，我不愿纠缠学术的或敌意的追问。因为缠绕我的是一个更潜在的问题，关于发言者资格的问题，关于文化的声音和主人的问题。

追问是一种不好的毛病，由于它的轻佻。

不必回顾早期那些中学生作文了，至少从《黑骏马》的写作开始，我警觉到自己的纸笔之外，还存在着一种严峻的禁忌。我不是蒙古族人，这是一个血统的缘起。我是一个被蒙古游牧文明改造了的人，这是一个力量的缘起。在那时，人们都还只是用四百字或五百字的稿纸的时候，我就总是一边写着一边看见她——那个乌珠穆沁老妇的沉默形象。我早写过，我家额吉是位饱经沧桑的女性，她一生对外界缄默着，我继承了她对这可怕世间的不信任。

笔虽然年轻却撞上了巨大的命题。我虽然一气写去，心里却咀